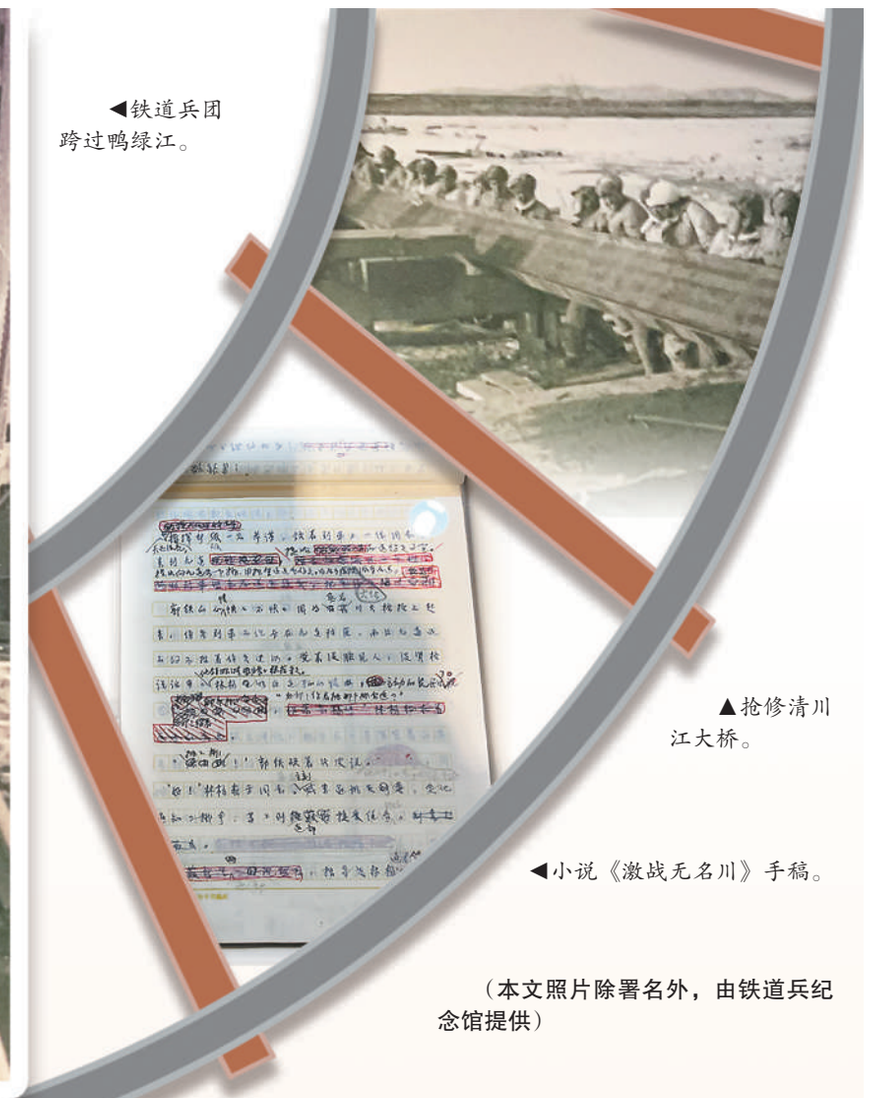
铁道兵纪念馆里的抗美援朝记忆

严　冰　徐嘉扬　田丰玮

◀铁道兵纪念馆。本报记者　**严　冰**摄

▼抗美援朝战地日记及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纪念金笔。

◀铁道兵团跨过鸭绿江。



▲抢修清川江大桥。

◀小说《激战无名川》手稿。

（本文照片除署名外，由铁道兵纪念馆提供）

今年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。75年前，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、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，历经两年零9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，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。怀着对历史的敬仰与追忆，笔者走进位于中国铁建大厦的铁道兵纪念馆，该馆于2019年获评“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”。展柜中，一张通行证、一幅老照片、一本连环画、一面锦旗——件件珍贵的文物静静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。跨越时空，这些记忆依旧闪耀着不灭的光芒，持续激励着后来人。

一张通行证，铭记铁血决心

长26厘米，宽25厘米，纸面泛黄，上面有通行战士的名字、行李件数、出发地和目的地等信息——这张中国人民志愿军往返中朝两国的通行证，或许是纪念馆内最朴素的展品，却承载着最坚定的决心。

“1950年，朝鲜战火燃至鸭绿江畔，志愿军跨江出征，保家卫国。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，军需物资的后方补给成为作战的首要问题。同年11月起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约2万人入朝进行铁路保障。”铁道兵纪念馆负责人田晓晨娓娓道来，“这张通行证，是当年铁道兵战士的身份凭证，相当于早期的护照，记录着那段跨越边界的光荣征程。”

在一张铁道兵临行前誓师的照片中，铁道兵战士们除了与其他志愿军战士一样肩背枪支弹药外，人人手中还紧握着一把铁锹——这是铁道兵独有的“武器”，也是他们使命的象征。

朝鲜战场的战况之惨烈超乎想象。纪念馆讲解员贾茜文指向墙上的抢修示意图：“敌军对铁路线实施疯狂轰炸，据不完全统计，仅1950年12月初至1953年7月27日的两年多时间里，在朝鲜铁路沿线投弹量就超过19万枚，总吨数相当于二战时期德国对英国投弹量的1.5倍。”一枚从朝鲜战场上搬回来的炸弹壳就藏于馆内，无声诉说着战场的残酷，更见证了铁道兵团的英勇与坚守。

在朝鲜战场运输线的生死较量中，志愿军铁道兵团共有1481人牺牲、2989人负伤。注视着这张通行证，笔者仿佛看到75年前，一个个年轻的铁道兵战士手握钢枪、铁锹，义无反顾跨过鸭绿江的身影。这张薄薄纸片承载的，是志愿军战士的无畏抉择，更是一代人用生命书写的忠诚。

一幅老照片，定格英雄荣光

纪念馆内，一幅黑白照片吸引了参观者的目光：1951年，毛泽东、朱德与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英模代表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亲切合影。照片中，志愿军战斗英雄代表杨连第身着戎装，目光坚毅，神情庄重。这幅珍贵的老照片，定格了他作为战斗英雄的荣光。照片拍摄后不久，本可留在国内的杨连第做出了二次赴朝的选择，可谁也没想到，这一去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

1949年，杨连第加入铁道兵部队，参与修复陇海铁路八号桥的任务。“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民谣：‘八号顶、八号顶，失手摔成饼；八号端、八号端，上桥如上天。’杨连第毫不畏惧，徒手攀上45米高的桥墩，连续实施爆破百余次，确保了大桥提前20天修复通车。”贾茜文站在八号桥复原场景前介绍道。杨连第因此荣获“登高英雄”称号，陇海铁路八号桥也被命名为“杨连第桥”。

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，杨连第主动请缨入朝。在沸流江大桥，他利用敌机轰炸间隙施工，使抢修速度大幅提高；在清川江大桥，他不顾安危跳入滔滔江水，修复被洪水冲毁的浮桥。粮食短缺时，他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饼干渣拿出来分给大家；紧急抢修时，他计算美军轰炸规律，用“猫戏耗子”的智慧与敌人周旋。

1952年5月15日，杨连第在清川江大桥校正钢梁时，被敌人的定时炸弹弹片击中头部，壮烈牺牲，年仅33岁。“杨连第的生命定格在了他深爱的铁轨旁，可他的精神却永远长留，代代相传。”田晓晨说。杨连第生前所在连队被命名为“杨连第连”，如今这面英雄的旗帜仍在中铁十一局继续飘扬。他的长子杨长林继承父亲的遗志，骑着三轮车奔走各地宣讲抗美援朝精神。“一定要把‘创新不止、勇攀高峰’的精神传承下去。”杨长林曾说。

从45米高的桥墩到清川江上的钢梁，杨连第用短暂的生命践行了“登高”的誓言——那不仅是身体的高度，更是精神的巅峰。

一本连环画，映照钢铁意志

来到铁道兵抗美援朝时期文艺作品展柜，一本名为《激战无名川》的连环画映入眼帘。封面是这样的情景：火车隆隆、硝烟漫漫，一名战士紧攥着螺丝扳手，稳稳卡住钢轨，殷红的鲜血渗出掌心，他的眼神却无比坚毅。

这并非艺术虚构，而是战场上真实的英雄壮举，近期国庆档热映的电影《志愿军：浴血和平》再现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。这名战士的原型，正是铁道兵团一师二团的史阜民。

1951年12月，史阜民和战友们在价川地区抢修铁路时，发现两根37公斤的钢轨因型号不一，无法对接，而此时18列满载军用物资的火车急需过江。情急之下，史阜民用螺丝扳手柄插入道岔尖与钢轨对接的孔眼里，充当“人体螺丝钉”。

火车驶过大桥，呼啸的“巨龙”向史阜民头顶轰来，震得钢轨在枕木上直跳。稍有半点松懈，人将卷进车轮下，整车也将翻入桥底。整整一个半小时，史阜民奋力抵住螺丝扳手，直到全部火车安全驶过，保证了军用物资按时运到前线……

《激战无名川》最初是作家郑直创作的长篇小说，取材于铁道兵的真实战斗经历。小说手稿现藏于纪念馆内，向观众诉说着那段历史：1951年，美军飞机对新安州、价川、西浦“三角地区”实施重点轰炸；次年，美军又采取“炸两头”的战术，拦截志愿军物资运输路线。“志愿军铁道兵团采取敌变我变的策略，随炸随修，打通了‘三角地区’，粉碎了‘炸两头’的战术，取得了反‘绞杀战’斗争的胜利。”贾茜文介绍。

一面锦旗，见证中朝友谊

“您看，这是当时朝鲜铁道省赠予志愿军的感谢锦旗。”顺着贾茜文手指的方向，只见一面鲜红的锦旗静静安放在玻璃展柜中央，叠放得整整齐齐。锦旗上用朝鲜文书写着“向持续对朝鲜铁路给予兄弟般援助的同志们，致以今后取得更加辉煌胜利与荣光的祝愿！”

志愿军铁道兵团与朝鲜军民并肩作战，获得了朝鲜人民的高度认可和支持。离锦旗不远处的墙上，可以看到一幅照片，展现了朝鲜群众自愿来到工地，运土搬石，支援铁道兵团抢修的情景。

热血铸就钢铁大动脉。铁道兵团入朝后，朝鲜铁路通车里程由107公里延长到1382公里，新建铁路212公里。铁道兵创造了一条“打不烂、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”，为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。据统计，铁道兵团在抗美援朝期间，荣立一、二、三等功的共有1.2万人，202个单位荣立集体功。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高度评价铁道兵，朝鲜战场打胜仗，“一半功劳归前方浴血奋战的同志，另一半功劳归负责维护交通、保证供给的同志”。停战后，铁道兵团还在朝鲜帮助当地政府和人民修复铁路、重建家园。

1953年9月，铁道兵团回国后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，铁道兵逢山凿路、遇水架桥，为祖国建设了黎湛、成昆、青藏等52条钢铁大道。其中，成昆铁路因修建难度极高闻名于世。1984年，联合国评出“象征20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”。“成昆铁路名列第一！”田晓晨自豪地说。

1984年兵改工，铁道兵脱下军装换工装，中国铁建成立。在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和铁道兵精神的引领下，一代代中国铁建人继往开来，担负和参与了京九铁路、京沪高铁、中老铁路、亚吉铁路、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主体育场等众多重大工程。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如今，中国铁建已连续20年跻身世界企业500强，经营范围遍及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

“背上了行装扛起了枪，雄壮的队伍浩浩荡荡……同志们迈开大步朝前走，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！”歌曲《铁道兵志在四方》在纪念馆中回荡。军歌嘹亮，新时代里，铁道兵正以“中国铁建人”的崭新姿态，续写着“铁军”传奇。铁道兵的故事还在书写、传扬、延续……

中国检察机关的候鸟保护实践

让迁徙之路洒满羽翼的光影

姜　昕　高　梅

今年7月，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边会上，上海市检察机关的案例“迁徙无国界，守护无边界——世界自然遗产地‘人鸟之争’法治化解题的中国样本”入围2025“全球世界遗产教育创新案例奖”之卓越之星十大案例。

9月24日至25日，2025全球滨海论坛在江苏盐城举办，中外专家围绕“全球协同：守护亚洲候鸟迁飞通道”深入研讨，进一步凝聚候鸟保护的共识与合力。

从国内个案办理到国际经验分享，从化解“人鸟之争”到提供全球治理样本，中国检察机关的候鸟保护实践还在持续。

一个难解的“人鸟矛盾”

霜叶醉，雁南归。秋风裹着凉意拂过江面时，千万只候鸟已张开翅膀，循着祖辈的迁徙航线穿越山河，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歇脚续航。

我国是世界上鸟类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，也是全球候鸟跨境迁徙的重要通道。然而，近年来，一张张“防鸟网”却让候鸟迁徙路亮起“红灯”。如今，中国检察公益诉讼用“线上+线下”的立体治理模式，为候鸟扫清障碍。近日，笔者走进上海检察机关，探寻这场用法治力量为候鸟护航的生动实践。

沙鸥翔集，芦苇苍苍。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水域开阔、植被丰茂，是东亚—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越冬驿站。2024年7月，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被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

然而，这片候鸟乐园的周边，却暗藏危机。崇明东滩养殖种植面积超过10万亩，近年来，农户自行架设网线防鸟，导致野生鸟类伤亡的事件时有发生。这种防护工具隐蔽性很强，一旦鸟类误触，极易被割伤甚至缠住困死。

2024年7月，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下，上海市检察院将这一公益诉讼案件线索交由崇明区检察院办理。保护区周边范围广、农户散，办案人员借助卫星遥感技术精准找到第一个排查点。“我们也是没办法啊！”崇明某河蟹养殖基地工作人员解释，“白鹭一晚上就能吃掉一大片蟹苗，损失太大了！”

“办生态公益诉讼案，最终是要解决治理的根本问题。”崇明区检察院检察长潘春伟的话，道出了办案方向，“要护住候鸟，先得帮农户守住生计，他们的诉求同样要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”。

一条生态保护与民生利益的平衡之路

如何在生态保护与民生利益之间达到平衡？“其实如果防鸟网线架设得当，鸟即使撞上去也能轻松挣脱。”崇明区检察院公益检察室主任程竹松解释道。

上海市崇明区检察院办案人员通过无人机查看防鸟网（线）架设情况。　　**受访者**供图

可我国尚无防鸟网线生产标准和使用规范，农户只能“凭经验”架设。要破解这一困局，就得先探索出一套科学的标准体系。今年2月，崇明区检察院召开研讨会，邀请各界专家为“护农”与“护鸟”出谋划策，并委托相关专家起草了《上海市崇明区农林渔业防鸟网线使用指南》。

为推动标准落地，今年4月，该院召开公开听证会。四份检察建议书很快送达相关行政机关，让“规范防鸟”从纸面落到田间。“架设规范的防鸟线能大大减少水禽对养殖水产品的捕食，相对使用全覆盖的防鸟网成本也低许多，农户如果加强日常巡护，及时对被缠住的鸟儿进行救助，可以把对鸟类的伤害尽可能降低。”上海野鸟会的志愿者姜龙说。

东临保护区的陈家镇曾有捕鸟的旧俗，如今，用于诱捕候鸟的“鸟哨”成了协助鸟类环志科研的护鸟工具，越来越多人主动加入护鸟队伍。“从‘捕鸟’到‘护鸟’，靠的是刚性法治与柔性引导的结合。”陈家镇党委副书记梁晓华表示。

共识的凝聚离不开检察机关持续的理念传播。护鸟宣传片在保护区循环播放，宣传册送到乡镇农户手中，检察官们更是跑遍了18个乡镇。“最初农户见我们还带着防备，现在一见面就开始唠家常了。”崇明区检察院三级检察官助理许佩琰笑着回忆。

更鲜活的实践，藏在东滩湿地公园——这里有上海首个“候鸟食堂”试验区，也是开发“农业+生态旅游”新业态的缩影。“这片水塘种着谷物、养着水产，供候鸟歇脚觅食，旁边就是观鸟路线和研学基地。”湿地公园工作人员姚蔡楠指向水面上嬉戏的水鸟，语气里满是欣喜。